

杂物间里好风景

□刘峰

滴水崖

生活，少不了杂物；居家，少不了杂物间。因当初所购的住房面积有限，没有专门的杂物间，不得已，老婆别出心裁，将朝南北方向的一座5平方米的阳台封闭起来，悬挂窗帘，权为储物之用。随着岁月久远，这座密室已被大大小小的物品所填满。

人若要进出，只能斜着身子，沿着中间一条缝摸索，一不小心，就会产生摩擦。特别是在隔壁读书，一想到一墙之隔鱼目混杂、一团漆黑，心情不免烦扰。

因秋雨绵绵，外出计划打乱，趁周末，我决定将它清理一番。

整理杂物间，首先要将大大小小的

杂物搬出来。平时不整理不知道，现在一一清理出来，才知道里面堆积的东西之多——其中，有自孩子出生以来的玩具，有老婆织毛衣半途而废的毛线，有自己的随手存放的诸多闲书，加之客厅、厨房、卧室里的一些生活用品，由于平时只进不出，真可谓“杂”！

经过一家人商量，决定先弃掉一部分。首先，将其中一致认为的废弃物清理出来，一部分作为垃圾处理，一部分交给小区废品回收站。剩下的，一半是平时必需品，一半是闲置必需品。该装箱的装箱，该打包的打包，该上货架的上货架。接下来，又拆洗窗帘，清除灰尘。

除了中午吃饭、稍作休息，一家三口一直忙个不停，有说有笑。不觉黄昏忽至，一缕金色的余晖温柔地洒在明净的玻璃窗。

回过头一看，发现小小的杂物间一下子宽敞多了，摆上一张小桌，几把小椅，一两盆花草，一家人闲暇时分，就可以在这里谈天、品茗、阅读；再摆上一张躺椅，到了冬天，就可以晒太阳，做日光浴啦！

推开窗，豁然开朗，银杏金黄，绿竹滴翠，鸟声悦耳，秋景尤美，只感觉平素心里堵着的一团东西，一下子疏解开来，内心一片明澈。一家人为此开心不已！

掐指算一算，白天忙下来，没时间看书，不免有点虚度。可儿子并不这么看，说我一天下来，净赚了4万元。见我很诧异，13岁的他一五一十算给大家听：

“你看，平时居住总拥挤，现在整理出了两平方米，供一家人宽敞使用，按目前市场价，每平方米至少2万元，不就纯

赚了4万元么？而且环境改善了，心情畅快，家事顺心，读书效果会更好！”

儿子这么看，还真有道理！房子再大，如果任由充塞，大会变小；反之，房子虽小，倘若及时清理，合理利用空间，善于巧妙布置，将会变得雅致、温馨、舒适——更关键的是，通过付出，让人从中感受到了愉悦，在共同劳动中享受了亲情，同时寓教于乐，给孩子上了一堂生动的教育课。

古人云：“几案精严见性情。”对于杂物间，何尝不是？！杂物间虽杂，但只要用心经常清理，合理规划，去芜存菁，删繁就简，一样有风景，一样有天地，一样有情致。譬如归有光的项脊轩，百年老屋，虽尘泥渗漉，雨泽如注，但一经修葺，“明月半墙，桂影斑驳，风移影动，珊珊可爱”，一样因情造致，一样饶有情趣，一样活得洒脱。

『温暖』的小雪

□李仙云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时光深处，节令悄无声息地为我们上演着春夏秋冬的绮丽多姿，久居江南，节气早已跨进小雪的门槛，徜徉于公园，灿烂阳光下那光秃秃的垂丝海棠的枝桠间，竟零星冒出几粒含苞吐蕊的粉嫩花儿，它们莫不是也像我这般，误把初冬当浅春了。河岸边，那从簇簇开得明艳靓丽的小金菊，竟惹得两只“鸳鸯蝶”翩跹缠绕。与它比邻而居的蒹葭丛中，如羽的芦荻花在风中婀娜摇曳，也一点点将我的思绪引向岁月深处。

读徐兴旗《节气里的村庄》一书，他逗趣的语言，文字间的暖意，总让我回味不已，他如是说小雪的日子：“冬闲越来越近，钉耙、大锹很疲惫不堪地依偎在一起打着瞌睡……母亲也在这个时候忙起了织衣做鞋等有关一家老小的冷暖事。”倏忽间，文字如舟，将我引领至童年。

家乡的小雪之时，与母亲坐于暖暖的炕头，她从厚重的线装书中，一页页翻出一家老小的鞋样，再缝于裙裤一层层剪裁。则亮宝般将自己的小木匣子打开，将收藏的“宝物”轮番做一次“检阅”，有时将父亲从省城买的头花拿出“对镜贴花黄”。玩腻了，又开始捧起小人书临摹。母亲每每做好单只红条绒面的棉鞋，我就迫不及待地套于脚上，连午睡都不肯脱下，那小脚丫被裹进新棉鞋里的柔软熨帖，忆起心如蜜浸。

读高中那年的小雪之时，窗外细碎的雪花零星飘落，中午放学铃声刚一响起，同学们便像急待出笼的鸟儿，飞奔

彩虹桥

□凌代琼

走在婺源清华人梦的边缘，去寻找一座美丽的“彩虹”。

因唐诗“两岸夹明镜，双桥落彩虹”而得名的这座彩虹桥，是婺源人心中的风景。现在正在烟雾中伸展着一百四十米的长廊，五廊构成长廊式人行桥，也正在河面上越来越亮地展现着身姿。洗衣的棒槌声感应着“彩虹”，架在碧水上的桥，定神听是哪家妹子最先撩响了生活之声。彩虹桥始建于南宋时期，是古徽州最古老的廊桥，被众多媒体誉为“中国廊桥史上的绝版”。

安静地听着捣衣之声，等待着800年后我的到来。

站在桥边，顺着声响往上游眺望，五座连绵的山峰，形似笔架，云雾在笔架上绕飘。醒来的山脚下碧波荡漾的文影小西湖的水，正往桥下游来。流水在哗哗地响。

我从寻寻觅觅里走上微微颤动的彩虹桥的板面上，亭子里神龛上几位先人向我问好。我红着脸在“晨早好”的心语中还礼。定睛方知，中间的一位是大家熟悉的治水禹王。当地人把禹王看成是镇水的神仙。右边为教化僧人胡济祥。左边是为负责建造桥梁身份的胡永班。雕像，以三个人的不同身份与身世，在桥上站成一种治水的形象与符号。我的眼神与之交汇，立马生出敬畏来。

看着桥上的神龛，指认水里的神牛，再仔细瞧眼前彩虹桥简单的框架式结构，我有些大惑不解。桥是文化的载体，古人讨彩的地方。桥上怎么没有雕梁画栋，而桥的长廊都不在一条直线上。从前古徽州清华北乡一带，饱读诗书进京赶考的读书人，放假回乡进京赴任的仕宦，出外做生意的徽商，临出发之前，都要到这里走一走，登青云，踏上吉祥、美丽的彩虹，定会飞黄腾达，光宗耀祖。可眼前的实景与想象中的差距太大了。做工粗糙，连榫头之间的缝隙大的都超出了想象。

造桥，非一般人所想象，那是要经历时间与水流考验的。这就是婺源人与自然对话的微妙。话说到这里，再说前面看到的桥上石碣就能知晓其中的秘密。别小看这石碣，它的作用很大。其一、抬高水位，水的流速减缓，桥墩受到的冲击力减少，起到保护古桥的作用；其二、水位抬高了，形成一个较大平静的水域，水中的鱼虾得以繁衍生息；其三、石碣对保护河床起着重要作用。其四、抬高水位，形成落差，水流冲击水车，水车旋转带动舂米、磨粉。云烟淡起，廊桥倒映在水里，亭略高于廊，形成错落有致，构成了一幅绝妙的山水画面。

我认识彩虹桥还是四十年前从电影《闪闪的红星》开始的，电影中清华上街的村里人，靠水碓舂米吃饭。成熟的稻谷晒干，挨家挨户不分白天黑夜轮流到水碓舂米，十分热闹……而真正的彩

虹桥早在南宋就建成了。那时的清华镇的东岸是婺源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带。两岸东西，分布着上百个大小村落。西去的古驿道通往浮梁、景德镇、波阳的饶州府。东去北上，可以通达古徽州府歙县。彩虹桥是古代饶州府至徽州府古驿道上的一座廊桥，是婺源建县时的县治所在地。

彩虹桥时间的跨度，早已超出我们的想象。清澈见底的溪水，阴柔委婉地唱着古老的水调穿桥孔流淌。半个船形的桥墩，前面丰锐，后面平整，流线型地分解着洪水对桥墩的冲击，时间的孔洞，吐出珍珠的浪花。曼妙地与水一起合唱着《水调歌头》。

为了路的延伸与通达，一方水土上的婺源人还将传说引入桥体，在临水的侧面镶嵌进一头神灵铁铸的水牛。使从思维缝隙诞生的古桥，能保存到今天。婺源相信铁牛能锁住洪水，保护桥墩。我在彩虹桥第三个桥墩，毫不费力地就见到了，至今依然完好地保存着一头铁牛。

我被物话的故事润酥着。桥与水共生共长的阴阳交合，涟漪出古徽州的“乡愁”。桥下，晶莹剔透的浪花里，隐隐约约透出一个水做女子的身影。

彩虹桥边上街长大又眉清目秀水灵灵的金千——小月，悄然飘来。她悄悄爱上了下街的穷书生戴明。他俩常常在花前月下的小西湖边幽会。这天，小月终于偷跑出来，约戴明来到彩虹桥边的小西湖。她父亲怒气冲冲找到河边，发现他俩抱在一起。指着月色下二棵小树火冒三丈说：除非这两棵树能长在一起，否则，你永远不能嫁给这个穷鬼。

怎能长在一起呢？爱的傻乎乎的戴明将那句语刻在心底，为了能早日让小树长在一起，在月黑的晚上，偷偷带上竹竿，将两棵小树撑向对方。两棵树虽然都互相倾斜，但因距离的关系，终未能长在一起。他俩一个终生未娶，一个终生未嫁。临死时，他俩都要家人把自己埋在彩虹桥边的小西湖，希望能看到两棵树合抱在一起。

人在桥上，还是桥在心上，也一时难以分辨。婺源人自然本性“爱”的建筑材料构架的桥延伸着薪火相传的美德。今天，我们已看不出，从此岸到彼岸最初张望的眼神中，可物质闪烁的记忆里，此时都有无形地怒放着一一种精神的力量。

一个大跨度的婚姻桥，可以引渡两个人，一个家庭，甚至可以引渡诸多村人与族人改变命运。感恩婺源人在时空的现在与未来之间搭建的既是精神又是物质的彩虹桥，我在“善”的语里，领悟到和谐的一种新通达。

如果你恰巧也走在这样的人生“彩虹桥”上，并在边走边分享善与美的物话，欣赏“爱”在风生水起中的跨越。领悟了，爱将不可能变成可能的哲理后，会从人生引渡的此桥上走向更远的地方。其实，每个人生走过的，又何止是一座美丽的“彩虹桥”呢！



冬日大河湾

汤青摄

西塘书简

□周八一

让你心醉，让你痴迷

春秋的水依旧荡漾
唐宋的格局还在闪光
明清的建筑依然完好

岁月绵长，婉转
西塘已习惯了民间
深入浅出的恬淡与静美

古巷深邃，踏在青黛色的
石砖之上，你慢下来的脚步
不忍心踩疼她幽深的脉搏

透过薄雾，阳光从“一线天”
落下来，洒在远去的女子身上
那青花瓷般淡去的背影
激活你灵魂深处丢失多年的
一首古典小诗

在西塘行走，你惊叹
这一幢幢因势而建的建筑
不对称，不大气
飞檐内敛，翘角低眉

柔软的风缓缓滑过深巷
捎来紫燕的三两声呢喃
那么圆润，那么祥和
悄然融化你心中红尘的积石

或者，化身石皮弄里
一块薄薄的石板
在月落乌啼霜满天的寒夜
一遍又一遍，温暖你
晚归的疲倦脚步

迟桂花

□吴华

深秋时令的双休日，我信手拿本刚到的杂志，半躺在朝南阳台的椅上，慵懒地晒着暖阳，随意地翻看着。房前绿地上，几棵高大金桂树的枝头，此刻正随着秋风不停地摇曳，空气中弥漫着迟桂的花香。米粒大的桂花在风中不停的飘落，竟有些飘到阳台上，落到我的身边与手中的杂志上，金黄色的迟桂花幽香盈盈，沁人心脾。

桂花是木樨科常绿乔木，多生长在长江以南地区。老婆三哥家曾栽过许多桂花树：有野生移栽的，也有从苗圃买苗栽的。三哥当过林场副场长，懂得苗木栽培与盆景制作。他说桂花是非常容易成活的树，即便在艳阳高照的夏天移栽，只要多浇几次水就会存活下来；冬春时移栽，浇一两次水，也不会枯叶。一到春天，三哥总是会选栽一些桂花树苗，专选那些树干笔直且一米以下无分叉的，至于金桂、银桂还是丹桂、四季桂，他倒无所谓。桂花树移栽一年后便要修枝：细枝用剪子剪，粗枝用锯子锯；只留一根主干直干，修去树冠上密集枝条，要将树冠培育得形大、好看。

人们对植树都有自己的选择，房前屋后和院里，除了果树，香樟、桂花应是栽植最多的树种。桂花四季常绿，易活，花香，花还可食，谁家不喜欢？

儿时，每逢深秋，我总是能听到那一声声悠长的吆喝声：“桂花糕，桂花糕，糖冰姜，香香甜甜……”。一听到吆喝，我小时便控制不住脚步立马奔过去。精明的卖货郎总是用小刀切下一小块糕糖分给我们这些小孩吃，边切边招揽着生意：“不急，不急，一个来个，每人吃一小块，大家都有”。我们嘴里一边含着小糕糖慢慢吮吸，一边招呼自家大人去买。我小时候看过母亲端着瓷盘盛着大米，按三斤米换一斤桂花糕给我们吃。四十多年前，我在老家县城读书时，也曾看到过深巷中卖货郎摇着拨浪鼓，像唱民谣一般吆喝“桂花糕，糖冰姜……”渐渐远去，消失在街巷尽头。

桂花落了，白昼一天短一截。桂花落在树下的纱布或篾席上，母亲会精心把它收起来筛筛，再晒两天秋阳，直至萎缩成深褐色。过后，她撮一些干桂花泡茶，会让家中满屋生香；抓一撮干桂花炖老鸭汤，会让桂花鸭风味可口；拿干桂花

